

美 弗莱彻·克内利 著
查尔斯·W·贝利

白宫政变前夕

BAIGONG
ZHENGBIAN
QIANXI



四川人民出版社

白宫政变前夕

BAIGONG
ZHENGBIAN
QIANXU



白宫政变前夕

[美] 弗莱彻·克内贝利 著
查尔斯·W·贝利
文 斐 尹世寅 译
候立平 张永年

责任编辑：张世翔

封面设计：文小牛

插图：

技术设计：凌志云

白宫政变前夕

(美) 弗莱彻·克内贝利 合著
查尔斯·w·贝利

文斐 尹世寅 侯立平 张永年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外文书店发行

峨眉电影制片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240千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0705-1/I·84 印数：1-60,000

定价：3.95元

目 录

星期日	(2)
星期一	(37)
星期一晚	(75)
星期二上午	(102)
星期二下午	(131)
星期二晚	(156)
星期三上午	(168)
星期三下午	(190)
星期三晚	(197)
星期四上午	(213)
星期四中午	(226)
星期四下午	(232)
星期四傍晚	(237)
星期四夜晚	(251)
星期五上午	(271)
星期五中午	(283)
星期五下午1:30	(289)
星期五下午4 点	(305)
星期五晚8 点	(320)
星期五晚11点	(346)
星期六下午1 点	(351)
尾声	(370)

……国会必须警惕军火生产集团在政府薄弱环节中已经打开或尚未打开的那些缺口。滥用权力的危害正在增加，并且将来还会存在。我们绝不允许这种现象危害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

——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总统，

1961年1月17日

星 期 日

空旷的停车场向北伸延，毫无生气地躺在那里。除开一棵枫树在水泥路面上偶尔投下摇曳着的树影之外，四处是一片单调和空寂。不远处有一个泻入波托马克河的咸水湖，几只小船排成一排，泊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水面连一丝波纹也没有，只映出从河岸上寂静的华盛顿市高楼林立的轮廓背后再再升起的朝阳的倒影，

凯西上校在五角大楼临河的入口处停下车。他在车旁站了一会儿，一边叮当作响地甩着钥匙串，一边颇为不快地打量着这辆陈旧的福特车。岁月在它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蓝色的油漆已脱落得斑斑驳驳，车窗玻璃破了一块，挡泥板也裂了口，显得凸凹不平。

他的目光从车身上移开，注视着耸立在眼前的这座巍峨大厦。灰暗的五角大楼像一大头令人生畏的怪兽，一排排一模一样的窗户一直伸向大厦的每一个角落，看起来一点也没有优雅和诙谐之感。相反，它们在晨光中显得那样惨淡恐怖，不由使人联想到大楼里面的人们年复一年所从事的那种冷酷无情的事业。

每逢星期日值班，凯西总是乘兴而去。可是今天早晨，当他驱车前往五角大楼的时候，一种模糊不快之感，如同一

个不速之客，支配了他的情绪。

他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当然，这中间可能存在多种原因。最近，整个美国都处在动荡和不安之中——对美苏条约的忪忪忧心，对莫斯科的小心提防，对日复一日的导弹基地罢工的不满和愤慨，对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担心和忧虑，再加上对总统的不信任感——搅得举国上下，人心惶惶。对他自己来说，当务之急是如何了解这次罢工。还在上周星期五，范登堡导弹中心司令西格将军就不无讥讽地严厉警告说，假如不能在几天之内制止这场罢工，本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会因此延期数月。

凯西步履轻快地穿过停车场，极力想拂去脑海中种种不快的思绪。他每前进一步，皮鞋上总有一个亮闪闪的光点映入他低垂的眼帘。如果说，一个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了二十年的军人一事无成，那么他毕竟还学会了如何擦皮鞋，他不禁这样想到。

马丁·J. 凯西上校是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下属的参谋部参谋长，该部由经过挑选的200名军官组成，是负责为联席会议搜集情报和制定计划的专门机构。凯西每个月总有一个星期日要值班，负责处理当天的日常事务，这项工作是国防部全部工作中必不可少的部份，虽然它是那些临时任职者们最不愿干的。

他大步跨上通往入口处的宽阔的石梯，推开一扇高大的木门。坐在传达室里的卫兵放下手中的报纸，检查了他的证件。

“上校，你可真不走运！”卫兵对他说道，“天气真好，今天当班太可惜了。”

凯西走进了挂着“严禁外人入内”大牌子的参谋部。当他经过一束电子监视器发出的光束时，响起了一阵双音警铃声，这是通知另一名警卫有人来了。他是一名海军军士长，面前摆着一本签到簿。凯西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又在“到达时间”一栏中填上了“0755”。

“早上好，军士长”，凯西给警卫打了个招呼，“一切都正常吗？”

“完全正常，先生，”警卫笑嘻嘻地回答，“可是我猜上校您今天更情愿出去打高尔夫球。”

凯西知道，一个好的士兵，对其长官的私人爱好大都了如指掌。他对警卫眨眨眼道：

“我看你也是，军士长。可今天该我值班。”

“不错，先生。”警卫说着拿出一个值班通行证递给凯西。“今天大概没有什么重要的事要等您处理。”

凯西走进一条走廊，两边各有一排小房间和办公室，参谋部就设在这里。这儿原来有四百多名军官，由一位中将负责。最近几年它的人员削减了一半，其工作职能也大大降低，几乎变成了一个只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制定个人计划的机构。今天早上，参谋部里如同楼外的停车场一样显得冷冷清清。凯西听见一阵断断续续的打字声，大约是哪位军官正赶着完成一份什么文件。他转身进了宽敞的参谋长办公室，四周已经褪色的绿色墙壁似乎在告诉他，他又一次来到迷宫似的五角大楼中这毫无人情味的地方。凯西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把脱下的外衣挂在衣架上，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开始浏览当天的报纸。

他拿起《华盛顿邮报》，读了两篇专栏文章，又看了看

棒球赛消息，接着翻开《纽约时报》，聚精会神地看起一周要闻来。

从马来西亚到密尔沃基①，到处都是动乱。共产党人谴责西方在新加坡“训练”特务和走狗；美国中西部各州的工业大亨们举行会谈，宣布达成新的协议；一个所谓市民委员会给国会的每个成员打电话，建议政府强迫导弹基地的罢工工人全部应征入伍。

然而，不管这个世界变得多么糟糕，吉格斯·凯西告诫自己，今天得保持心情舒畅。44岁的他，除了有一付好体格之外，对于世间的幸和灾难，早已见惯不惊，成了一名保守的怀疑主义者，这一点他颇感自慰。二战以后，年轻人为了发泄不满，酗酒，开快车、到处胡闹，他经常处理这类事情，颇有经验，要不然，谁需要雇用他这样一个海军陆战队军官？他忧国忧民，在他看来，近二百年来美国经历了种种苦难才生存下来，如果幸运的话，在将来的三十年内它是能够繁荣昌盛起来的。可是今天早晨，他对美国人的种种缺点一向所持的那种容忍态度突然改变了。凯西感到一阵心烦，虽然他不喜欢自己这样。

用五角大楼内的行话来说，他，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马丁·J. 凯西是属于九死一生那种人。他长得虽不漂亮，但也曾吸引过不少异性，而且至今还不乏追求者。男同胞也喜欢他。在办公室里呆了一年之后，凯西现在身高6尺，体重190磅，按标准的体重和身高之比，他的重量超了10磅，但显得并不肥胖；他已经微微有些秃顶，但因理了平头，所以根本看不出来。办公桌后方的墙角挂着他 and 两个儿子的照

①密尔沃基 (Milwaukee)，美国港市。——译者

片，上面的凯西显得脖子稍短，绿色的双眸中流露出安祥的神色，看起来既精神又健壮。

凯西并非斗士，因此也没有过什么光辉的业绩。他在安纳波利斯①的海军军官学校度过了漫长的学习生涯，后来进了海军陆战队，成为一个沉着勇敢的好军官。凯西希望自己在退休以前升为准将。如果你还想多问，他准会说：凯西就是这么一个人，别的无可奉告。

他坐在那儿的细地读着《纽约时报》。一小时过去了，没有人来找他，也没有电话。其实他并不希望无事可干，在每月一次的星期日值班时间里，他总盼望着办公室里的警铃会突然响起来，通知参谋部发生了战争或自然灾害，或是总统本人或国会议员们打来什么电话也行。可是，直到今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有一次白宫那边曾经来过一个电话，通知参谋部一件小得根本不值得一提的事情。国会方面倒是常有电话来，多半是某个议员在电话里抱怨一通，这时你得一边听，一边说些得体的话，向他表示你对此事的警觉，关心和同情，同时还得把电话记录下来，以便星期一早晨上班时有人及有处理。

当电报室的多尔西·霍夫中尉走进房间时，凯西正盯着桌上的一堆旧邮件呆呆发神。长期以来，电报室是星期日一直由霍夫值班。电报室负责处理五角大楼的全部无线电通讯业务，霍夫则分管各类电报的收发报工作。和往常一样，他走进凯西的办公室时显得很随便，一点儿也不像个军人。他手上攥着一把电报纸，那是遍及世界各地的驻军发给联席会议参谋长的。

①安纳波利斯（Annapolis），美国港市。——译者

“一切正常，上校，”他对凯西道，“全都是些例行公事。不过我得陪您待会儿，喝杯咖啡。非常感谢您的邀请。”他把手中的电报放在凯西的办公桌上，找了把椅子，一屁股坐下来，随后便一言不发了。凯西吩咐一名值班的卫兵送来两杯咖啡。

多尔西·霍夫是个懒散的人，老是一付没精打采的样子，嘴上没完没了地打着呵欠。凯西的妻子玛吉把这位年轻的军官称作“超级自由散漫者”，凯西认为她形容得入木三分。霍夫对于海军的兴趣并不比他对世间其它事情的兴趣高，生活中的一切都令他心烦。凯西早就认为，此人是永远不可能当上高级军官的。不过，每月一次的星期日值班并没有什么要紧的公事要办，于是便养成了和他聊天的习惯。

“多尔西，除了姑娘之外，你还有什么新闻？”他问道。

“昨晚在希尔顿酒店一叠就输了20元。”霍夫的话有点儿答非所问。“没去参加什么运动。哦，说到运动，吉姆先生必须得在普雷克里斯赛马场搞匹好马，要不他是没法从他的那些同伴手中弄到赌金的。”

凯西漫不经心地听着，心想，自己当尉官那阵可从不敢像他这样，竟然在上司面前提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绰号，而这位上司正是主席先生的直接部下。他说的这位“吉姆先生”就是詹姆斯·马顿·斯科特，美国空军四星上将，曾获得过美国服务优异十字勋章，美国殊勋勋章，美国殊勋飞行十字勋章和两枚橡叶簇铜质奖章①。斯科特在军中算得

①橡树簇铜质奖章（Dak-leafclutev），美国空军或陆军的一种奖章。——译者

上头面人物，甚至在全美国公众中也很有名气，事实上，连总统的朋友们都对另眼相看。这位出类拔萃的军界领袖身上具有人们心目中一个领导人物所应有的意志、力量和吸引力。他读中学时，因为少年老成，待人处世过于精打细算，被同学们称为“吉姆”，这一绰号跟着他一起进了西点军校，并且一直延用至今。

霍夫仍在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凯西心不在焉地听着。

“上将的副官默多克上校今天清晨七点去就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告诉我有关在普雷克里斯赛马场押赌那件事，还说他已经搞到了参与押赌的五个人的地址。哦，还问我国会拨款委员会是否已经从我那匹小疯马身上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特别是在星期天。”

凯西看着椅子上萎靡不振的霍夫，懒洋洋地问了一句：“这么说，斯科特将军对他的那些马了如指掌喽。他究竟喜欢什么样的马呢？”凯西看见霍夫把手伸进他刚穿上的一件浆洗得干干净净的制服口袋里，心想，这家伙居然今天也爱起干净来。霍夫摸出半张电报纸，大声读起来：

“普雷克里斯赌委最近举行年会。我的10美元赌金已交付默多克。报告各马身长。即是平局你也能胜。最后期限星期五，17点。开赛时间5月18日，星期六，19点。斯科特。”

凯西把身体凑近霍夫，发现电报上是霍夫的字迹。他决定就此发一通议论。

“真该死，多尔西。你完全清楚电报室的保密制度，按规定，任何人不得动用电报室的通讯设备为私人收发报。”

霍夫无动于衷，“上校先生，等他们开会调查我为何擅自破坏纪律为吉姆先生私人收报那天再说吧。”他慢吞吞地

回答说。

凯西轻蔑地一笑：“这大概我是出自斯科特每年一次的习惯吧。这封电报到底是发给哪几个人的？”

霍夫装模作样地给他敬了个礼：“报告上校，我已经把主席先生的密电秘密抄送以下几名官员，他们是：加州范登堡导弹中心的乔治·西格空军上将，奥马哈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西奥多·F·丹尼尔空军上将，直布罗陀海峡第六舰队司令法利·G·巴恩斯韦尔海军上将，珍珠港太平洋舰队司令托平·威尔逊海军上将及布雷格堡的美国陆军第一空降部队司令托马斯·R·黑斯廷斯中将。”

听到这里，凯西哼了一声，他对霍夫及他的话已经感到厌倦。他伸出手，从桌子上拿过那年轻人带来的一扎电报纸来。这是他今早的例行公事——圈阅，登记并报送有关部门。

“滚吧，多尔西，”他命令道，“待会儿我再找你。”

电报上说的尽是军中琐事：驻布宜诺斯艾利斯使馆的斯温上校电告华府要求永久性换防，同时请求亲自向斯科特上将汇报……；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参谋长勒马斯沙少将来电要求解释参谋长联席会议0974号命令精神，询问该命令是否要求星期日、节假日也要求安排双信潜水艇巡逻？……；亚速尔群岛上的洛根斯空军基地司令凯利准将电促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军官俱乐部规定饮酒定量颁布第二次命令，因为酗酒已经导致该基地官兵军纪涣散……

凯西在长期的星期日值班中，已养成了亲自处理这些本该推给秘书的常规电文的工作作风，这样做可以掌握相当部份的第一手材料。他坐在打字机前，按照参谋部工作惯例，

一式三份地打了几份回电，又将其余电文装进文件盒，准备分送另外5位高级官员处理。他对那些电文分别作了摘录，并签上电文送至他办公室的时间。有几份上他还根据其内容加上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的编号。进行这项工作时，他得不时从保险柜里翻出几本标着《绝密》字样的工作笔记本来查看。

做完这些事后已近中午时分。凯西站起身，拿起一个装满回电的卷宗，准备送往电报室。可是他得先去参谋部的战备室报个到。战备室设在一个墙上挂满世界地图和小型“危险地区”作战图表的大房间里。这儿昼夜有人值班，随时都能与国防部各首脑保持联系。战备室里装有专线电话，可以与设在奥马哈的战略空军司令部，设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北美空防联合司令部和巴黎的北约司令部等100多个主要战斗部门直接通话。室内的两张桌子上各放有一台金色的和红色的电话，一旦战争爆发，它们将专门用于向各部门传达战斗命令。

凯西和值班军官闲聊了一阵。墙上的作战图上，只有南太平洋地区画着一个红色的长方形标记，表明明天六艘自动化潜艇将在该地区进行一次常规演习，并发射北极星式导弹。凯西只在战备室呆了一会儿便离开了。

当他走进五角大楼的中心走廊时，他停下脚，从窗户上往外看了看。楼下阳光明媚，院子里的凉亭藤架和水泥高墙形成了鲜明对比，一半像和平的村庄，一半象阴森的监狱——好似一个奇怪的混血儿。

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糟，尽管如此，外面的一切仍是那样美好，凯西这样想到。不远的地方，一个衣着朴素的男子

坐在一张长凳上，身旁坐着一位年轻的女郎。“瞧有一双多么迷人的腿啊！”他思忖道。可我们这里的女人一个个都是老处女，大约是因为她们守口如瓶，善于保密的缘故吧。

他在窗前站了一会儿。五月的和煦阳光洒满了院落，蓝湛湛的天空又高又阔，天边飘浮着几缕淡淡的白云。在这种晴朗美妙的天气里，谁不想往那静寂的乡村别墅和树荫下舒适的躺椅上？当然，如果再有两匹好马的话……

马。凯西先生在普雷克里斯赛马场押的赌——想到这里，凯西暗自笑了。这正是斯科特的高明之处。赛马结束和举行下一次“紧急警报”演习的日期恰好是同一天，热衷于赛马的军官们谁也不会料到这一着。

上一次的“紧急警报”演习是在六周前举行的。那是一次失败的演习，两支航空母舰攻击部队还未出动就被“敌方”全歼，原因是半数以上的军舰当时正泊在港口小修，而按计划，这次修理两周之前就应结束。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飞机只有三分之一按时起飞参战。世界各地半打以上的基地处于混乱之中。演习的部份情况被报界披露之后，莱曼总统曾两次打来电话责问，搞得平时以温雅著称的斯科特大发雷霆，几乎失去了理智。

于是有关方面决定重新组织一次演习。演习时间是在上星期三举行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由斯科特将军亲自决定的，5月18日，星期六格林威治时间19时，即华盛顿时间下午3时准时开始。事情绝对保密，除与会的五位参谋长之外，这消息只通知了总统、凯西和斯科特的副官乔治·默多克上校。”

甚至连国防部长也不知道这个计划。凯西就此问过斯科

特，得到的回答是：这是总统亲自决定的。最近一段时期，总统与国防部长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莱曼总统大概是想把国防部长弄得措手不及。

凯西相信，星期六的“紧急警报”行动将会大大挽回三月那次演习失败在军内外造成的不良影响。毫无疑问，这次行动的时间，对各野战部队的常规战备是一次极好的考查，对各部指挥官的战备意识更是如此。星期六华盛顿时间下午3点正是美军多数部队和单位开始周末放假之时。从实战考虑，莫斯科是绝对不会在星期一至星期五之间任何一天发动突然袭击的。

现在，斯科特为了麻痹他的五名高级将领，向他们发去了有关普雷克里斯赛马的电报；更绝的是，他把赛马和“紧急警报”演习的开始时间定在了同一时刻。凯西断定，他们中间肯定有人因为相信那天下午斯科特要去皮姆利科参加赛马而放松警惕，从而对演习毫无准备。

阳光下，坐在院子里的那位妙龄女郎懒洋洋地把头靠在未穿制服的男伴肩上。凯西离开窗口，沿着走廊朝站有门卫的电报室走去。房间里布置得很象一间海军通讯室，四个头戴耳机的通讯兵正坐在打字机旁。里面有一个套间，黑色的门上用白漆写着“闲人免进”四个大字。这儿便是收发报中心，年轻的霍夫常年值班的地方。凯西走进房内，看见霍夫正坐在办公桌旁翻看报纸上的星期画刊。

“你好，上校。”见他进来，霍夫招呼道。“有事要我效劳吗？”

凯西把手里的卷宗交给他。霍夫抽出电文浏览了一遍，把应该由他自己译发的那几份放到一边，然后把